



寧靜閣三集

磐溪文鈔

一

~ 16
179
7



物論激昂先考復齋奉命當應接之任
當此時孺而通曉海外事情者亦唯有
膽翁而已矣先考每諮詢焉翁所啓沃
翼贊甚多余少壯承乏祭酒每月三次
聘翁請益余出學術文章得猶久者實
出於翁循循誘掖之餘沒世不可忘也
文久壬戌藩侯晉命翁舉家歸仙臺余
不堪惋惜激告欲推薦幕府之意翁曰

厚誼謹謝但家世壯伊達氏况又侍讀
肩奉義固不可背情亦不忍離君側也
辭氣烟幅而余尚惓惓不止後復裁書
申前意翁固辭如初既而時事日非追
想則其事不成亦可謂幸矣嗚乎翁既
夙經術輔導大藩文名亦馳于海山內
外頃者閱清久俞曲園東瀛詩選中載
翁作六十餘篇評曰大槻士廣詩清麗

卷之七
序
二
靜
藏

可誦且能為五七言古詩乃東國所難
也讀其文集知其兼長於經學著者孟
子約解未知視沮洳之論語徵何如然
集中有論巨室一條其說亦甚有見則
約解必有可取者矣曲園波邦令代泰
什其言如此則翁之學殖文藻又阿煩
月旦顧余也不敏百事無成焚吾家自
羅山仕東照公至余十有二在白首未

死尚奉仕吳廟亦是倔強歷事聊有所
訖酬翁歟晚仰今昔悵然者久之今茲
丁酉丁翁二十丰辰其二子清修清
復輯錄翁遺文來乞題一言余自從事
初祀筆硯曠廢雖然余之於翁義則師
弟親如父子而二子亦嘗入吾門歲時
通問今尚不渝蓋有不可謝者乃漫記
舊誼莫其卷首

明治三十一年六月

學齋林昇撰時年六十五



門下生市河三兼書



叙

古今文章之炤映日月。感動人心。以垂不朽者。何也。豈非以其氣之盛乎。孟子有云。其為氣至大至剛。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吾嘗溪大槻先生之文章。其亦有得乎養氣也。余年甫十八。始讀寧靜閣一集。多序記題跋。流麗適逸。謂以才勝者也。既而謁先生於為善塾。聽其講說。文理明晰。疑義冰釋。益服其才識。然未知真氣滿腹。遂發為文章也。無幾。從先師藤森先生遊。與先生不相見。蓋二十餘年。適戊辰變。從藩主在京師。

讀仙臺侯上書。議論痛快。指事激切。又與羽同盟諸藩移外國領事書。雄勁老蒼。並鬱然大文字。讀者大驚。不知爲何人作。余獨曰。是磐溪先生筆也。蓋同盟事成。先生參預軍事。凡書檄文移。莫不出其手者。想見掀髯奮筆。其英氣勃勃也。會同盟壞。先生下獄數月。志不少屈。文詞益壯。後見釋。遊寓東京。四方求文者爭赴焉。先生氣焰益盛。是可以見其至大至剛之氣。不餒不茶矣。因憶吾先師嘗刻春雨樓詩三卷。指斥時事。無所忌憚。俄罹吏議。命削其版。今而讀之。凜

有生氣。蓋其所養有素。亦與先生相符也。先生歿後二十年。今茲丁酉。二子如電文彥。收拾遺文爲寧靜閣三集。刻行于世。來問序。余受閱之。率戊辰前後作。尋常序記題跋。猶節槩之氣。見乎楮墨外。嗚呼。亦可以知先生之所素養矣。謹爲之序。

明治三十年丁酉五月

後學依田百川敬書

序
三體詩絕句解序
草書格叙
雲山遺稿叙
地震預防說序
步兵運動軌範序
西征圖卷叙
彼理日本紀行序

磐溪文鈔三集目次

卷上

序

三體詩絕句解序

草書格叙

雲山遺稿叙

地震預防說序

步兵運動軌範序

西征圖卷叙

彼理日本紀行序

新選十二家絕句序

草露貫珠拾遺序

近古史談叙

火攻新書序

萬國政表序

航海日程詩叙

新選二十四孝贊序

蟹江氏系譜序

保命緒言序

佛山堂續鈔序

國詩史略叙

英和字典叙

養蠶新論序

啓蒙日本外史叙

續續皇朝史略序

牛病新書序

藩祖盛烈記序

浮海集序

草書貫和錄叙

駢體文

藤野十二案錄序

嘯鳴四集跋

壽角田主石川公五秩序

春夜賞海棠序

題跋三集目次

策古今印例二編跋

書遊豆雜誌後

經岐集跋

久米兄弟復讐錄跋

書林子平獄中俗牘後

合衆國小誌例言章

遊書新造軍艦圖後

題金蘭遺臭

題萬寶新書

清風雅譜引

題江都四時圖爲新見君

靈瑞上人書畫帖跋

題高秋帆畫富嶽圖

題爛柯圖

古經文視引并跋

奇文欣賞跋

近四家詩選附言

絕句通韻格引

愛古堂印譜小引

愛敬餘唱跋

卷之二 淨 閣 歲

書新元會圖後

書棧雲峽雨詩草後

書梅關十二景畫冊後

書菱湖翁墨蹟後

題介石畫帖後

書光明皇后書後

書弘法大師書後

題名家十優圖序

寓言一則

靈源上人書畫神韻

卷下 國真寶祿書

青風兼帶

經說 徵張軍獵圖卷

題金蘭猷吳

泰卦講義 獄中谷韻卷

論語崔子弑齊君章 秋序

孟子君子所以異於人章

八米尺弟對書後

策古今甲附二識題

書豨豆雜詩卷

獻芹微衷 海堡篇 隣交篇

吉田齋職墓後

記

香雪山內餘

柴田滋藥祠堂

徹山公遺愛松記

椿原書院記

移梅園記

而樂園記

首鑑臉甲二物記

有秋閣記

洋洋社記

險容

銘贊類

歛硯銘 內小

端硯銘 風

竹杖銘

菅公像贊

題湊川碑本

二十四孝圖詩題辭

傳

橋本左內小傳

力士谷風傳

墓碑

櫟仙岡先生墓表

劍客稻垣生碑

津田甫益君墓銘

安西雲煙生碑

樞園大人碑

洛南柴田君墓銘

砲學生多田君墓銘

喬松福島君墓銘

香雪山內翁碑

柴田郡藥師堂碑

牧山油井先生墓銘

吉田壽卿墓銘

和種山金野翁壽碑

前哲林子平碑

雪城中澤先生墓表

松園鹽田君墓銘

小林深智君遺德碣

自安田安公墓銘

附錄

通計一百篇

附錄

昨夢詩曆

寧靜閣第一集之刻。成於弘化丁未。第二集成於安政戊午。當時有憚忌諱不錄者。或有草率不留稿者。今收拾遺文。獲二百餘篇。就其中。採可錄存者一百篇。爲第三集。他散逸遺漏。尙或有焉。俟他日追補。

自安政戊午。至明治戊寅。先考下世。二十一年。移居凡三文。久壬戌。自江戶歸住仙臺。明治辛未。復徙東京。是也。集中逐年次收之。先輩諸子遺稿。比之其手定本。覺多有遜色。蓋以子弟門人。慎重不敢擅取捨也。如本集亦然。覽者諒焉。昨夢詩曆。國詩史畧。共係明治初年刻。然當時所印刷。僅僅

止數十部。今附之集後。

詩賦遺草。採收存錄者。亦有數百首。雜著亦數十種。別編爲四集五集。亦將逐次刊行。

第一集。先考有記曰。若夫二集三集之舉。雖老矣。尙能收功於桑榆。先考見背。旣二十葛裘。不孝等因循以至今日。罪何勝道。今茲明治三十年六月十三日。丁二十年忌辰。謹刊行本集。代庶羞以謝先靈。

不肖
清修如電
謹識

清復文彥

是特爲中晚詩人解其嘲耳。至夫醇正溫雅。彷彿乎正風雅者。則吾亦何不欲嚮往初盛唐諸賢也哉。適注汶陽選唐賢絕句而成矣。因書以弁諸簡首。嘉永壬子夏六月。

新選十二家絕句序

嘉永癸丑三月

作詩則難矣。選詩亦未爲易也。譬如品美人。肥瘦濃淡。人人異其好。喜衛后之鬢髮者。未必愛飛燕之體輕。則吾誰之適從哉。然蘇東坡有句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非謂各有其妙耶。今所選十二家之詩。未必爲無僻吾所好。至夫祛鄭俚猥褻之習。而取溫柔和平之旨。則竊有微意在焉。昔周伯弼當宋末詩學頹壞之時。選三體唐詩。一時江湖派中。遞相授受。不爲時習。

薰染者。往往於此解悟云。今吾之此選。不遠取則於海外諸家。而取之近今有名之家者。其亦執柯以伐柯之意歟。若其選之精不精。則讀者求諸諷詠玩味之餘而可也。

草書格叙

余平素爲人作字。好用草體。是非唯取便於敏急。觀其點畫之間。解散變化。自有不言之妙存焉。然點畫之易誤。亦莫草書若也。故欲得一書可備檢閱者。以置諸座右。以爲草露貫珠。過於浩瀚。草書韻會。字多磨滅。求其簡捷而有法度者。久未有得也。偶山君香雪。携草書格二卷來示云。是吾鄉友星研堂所輯而刻。子爲序之。余受閱之。其爲書分畫收字。殊便搜索。而刻畫鮮

明字字入格。作者雙鈎之精可想也。而下卷末。又錄扁旁冠履異字同體小異字等。凡草書之字體異同。一覽瞭然。是則貫珠韻會諸書所不載。其選輯之博。亦可想也。余意外之喜。殆如獲珍珠船。直乞一本。而藏之帳中。然世之與余同嗜好者。一觀此書。其爭而求之必矣。則吾亦不能得而秘也。抑又竊有所望焉。余每厭俗間書牘所用一種草體。結字杜撰。用筆孟浪。不啻焉馬亥豕也。今試使若輩。觀此等書。以訂點畫。則未必不一變歸於正也。是亦非君子正俗之一端乎。因併及之。

草露貫珠拾遺序

昔水戶梅里公。命其臣中村義竹。輯古今艸字。以爲二十二卷。名曰草露貫珠。其書行於世既久矣。西肥城野靜軒。病其不備。輯變體補二十一卷。更作拾遺十八卷。以補書中未收之字。於是乎。凡草書之存而在人間者。東西古今。網羅殆盡。雖後有作者。莫復以尙焉。抑中村氏之輯貫珠。以有力者之助。積數十年之功。尙未全卒業。門人岡谷義端。繼其遺緒。而後僅得成其書矣。今靜軒子則不然。身僻在西海數千里。獨自奮古帖法書。旁搜遠索。能以一人之力。致三十九卷之多。嗚呼。其苦心可想。其篤志洵可感矣。後之學草書者。就此二書。以究其變化之妙。則所謂驚竦峭拔之勢。卓犖跌宕之態。矯若游龍。疾若驚蛇者。取之左右。皆逢其原。可謂草書能事畢矣。及其壽之梓。余亦千里

德憑以道之。豈非藝林一大盛舉乎。

雲山遺稿叙

雲山宮澤翁。以江湖一詩人。建赤幟於窪池二家之外者五十年矣。其詩雖無窪之平淡。池之新奇。然蕭散飄逸。自成一家。至夫以虛字斡旋二十八言。無一句鬆筆。則實此翁所獨造。而二家或有不及焉。抑窪池二家。各以文學食祿其國。子孫足以承堂構矣。翁則無官無祿。孤飄半生。落拓歸故山。以遂首丘之情。其亦可悲夫。雖然。二家墓木已拱。而未聞有故舊門人刻其遺集者。翁則宿草纔生。便有若木內生。百方搜遺詩。遂得其百有餘首。捐資以刻之。諸老先生又從而德憑之。則翁流風餘韻之

在其徒者。可想已。余嘗與翁訂文字之交。宴游非一朝。今老矣。忽聞門下有此舉。不堪驚喜。乃叙而付之。翁而有知。亦當掀髯一笑耳。

近古史談叙

蠻帆退矣。海警消矣。吾公亦解嚴以歸本藩矣。於是外事有間。筆硯可親。乃掃一室。整頓圖書。以就舊業焉。竊謂。雖泰平依舊。而絃誦之聲。非復昔日。與其潛心經籍。不若游目史編。以備他日參考。遂取天正慶長間。稗史野乘。日夜翻閱。稍覺快暢。逢其英主名將。猛士悍卒。驍勇節烈之事。不堪感激扼腕之情。隨讀隨筆。旁及廉直狷介之士。而各條下之論斷。以寓鄙見。五月至

十月得七十餘條。乃逐世代編次之。題曰近古史談。嗚乎。身在此至盛極治之日。而尚論戰國兵馬搶攘之世。亦非得已。讀斯編者。或察余微意所在。則庶乎鞭策游惰之一助云。安政紀元臘月念一日寧靜子識。時年五十四

地震預防說序

客歲乙卯都下震災之慘。豈可忍言哉。維時孟冬壬辰之夜。人定鐘傳。群動纔息。忽有物來動大地。坤軸爲之翻轉。土坼爲龜兆。城郭街巷。一時皆崩。人馬駭走。有聞無聲。所在火起。煙焰未揚。號哭之聲。啾啾於暗中有。壓梁便死者。有欲出不能。竟蕪於火者。其他斷臂折足。爛頭焦額。輾轉以殞命者。何可勝數。震止

火滅。則大車載鬼。陸續送野者。累日而不絕。嗚乎。喪亂之世。吾不之知矣。清明之朝。而見此慘毒。天耶。人耶。殆有不堪痛哭者。而余也不爲天所棄。能得脫萬死於呼吸。以談笑今日者。抑亦何幸耶。乃欲求善後之計。以貽諸後人。遍閱和漢諸籍。絕無有詳地震之理者。何況預防之說乎。嘗聞遠西諸國。率精究理之學。則若夫地震。亦必有成說。但余未暇博考耳。頃日通家弟字君興齋。袖一卷來示云。是荷蘭寶函中所載地震預防之說也。將梓以問世。子其爲吾序之。余驚喜取而覽之。始知地震之起。皆地底電氣之所激發。而與夫震電之燂燂雲際者。其理全同也。讀到中間。則又有設銅柱鐵杖於土中。以漏洩其氣之說。其

事重大。雖未可遽行。然究理確實。結構精巧。借令後世有英傑之主。秦皇如其人者出。則舉以施之天下。必矣。抑地震之爲物。振古付諸不可追之天禍。而未嘗聞有建預防之說者。乃今日因遠西之書。而得詳其理。并爲之預防。嗚乎。不亦幸乎。傳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余於是乎不能無深慨焉。

火攻新書序

集武經要語代高島秋帆

孫武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此二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故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隊。三曰火積。四曰火輜。五曰火庫。行火必有因。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步兵運動軌範序

是爲彼千八百五十五年大隊教練之書。即我安政二年乙卯所刊行。而葦山屬吏石井修三。實始翻譯而傳之云。以余本業之暇。兼講斯學也。來請題一言。余乃序曰。世之論海防者。動輒

云。彼長水戰。迎之洋。固不易防。若引而登諸陸。則如捕囊中鼠耳。吁。是何不知彼之甚也。試取一部洋史讀之。其某州與某國相爭者。率皆平原曠野之戰也。故水戰彼非不長。而竟不如陸戰之最精且熟也。抑皇國地勢。大抵少曠漠不毛之野。而沿海則往往爲邱陵阪險之地矣。假令誘彼致之於陸。三軍之衆。無地可布陳。若縱輕兵狙擊之乎。彼亦有撒兵之運動自在。我銃一發。彼亦一發。兩兵角逐。究未見其全捷。則今日爲預防之計者。莫若學彼陸戰之法。而助我兵勢也。雖然。東西風土之異。人心趨向。又從而不同。則舍我短兵。就彼銃隊。豈其心所樂哉。是故國家欲立軍制。虛實之辨。最不可不詳也。其束伍結陣之

法。進退攻擊之術。務擇便我土者。參互取舍。以立一定之制。庶幾可以補軍國之闕典矣。苟其不然而一意依仿。不復問變通之道。則一旦臨戰。彷徨失措。將有不勝噬臍之悔者。是讀此書第一義。余之所以不能已於喁喁也。若夫論說之詳細。與用法之簡明。則讀者自能辨之。固不待余贅言耳。

萬國政表序

余嘗謂。在今之時。欲處外邦事。宜先注目於國體時勢大變局處。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變通之道。不可不察也。夫不與外邦和親之天下。謂之闔國。環海爲限。居然自守。其挾禍心來者。可擊而攘之矣。即帶厚意來者。亦可辭

而卻之矣。是自闔國之體。宜然也。既與外邦和親之天下。謂之闔國。國一闔矣。其帶厚意來者。不可不容。乃受而置之都下。可也。延而許其拜謁。可也。是自闔國之體。亦宜然也。世之慨外邦事者。往往不察此理。必欲行闔國之事於闔國之後。此其所以踟躇四顧。而不得要領也。當此之時。試展此十八表觀之。則萬國政體。瞭然在目。其建國立政之定律。兵士軍艦之常數。以至國土廣狹。民口多寡。與夫歲入公費。斗尺貨幣之銖銖毫釐。一臚列。莫有弗備焉。昔在春秋之時。列國人士。率皆誦詩三百。故使於四方。專對無不中機宜也。今日人士。果能暗記此十八表乎。知彼知己。應對若響。其抗辨爭事。折衝尊俎。亦將於是乎。

得之。則與夫誦詩三百者。殆同其功歟。嗟夫闔國之事。皆屬既往矣。乃在今日。則方當從事於斯。以與天下更始。是豈非所謂變通之道乎。皇萬延紀元八月。人謂於國家計日之用。

西征圖卷叙

余嘗愛熊孺登祗役一首。曰水生風熟布帆新。只見公程不見春。應被百花撩亂笑。比來天地一閒人。解之者曰。水生。春潮方漲之水。風熟。夜來一定之風。乘此時揚帆。其快可知。乃自嘲云。比來天地一閒人矣。今乃公程忽忽如此。撩亂百花。應笑我變為俗吏耳。蟾洲岩瀨君。起自國學一書生。累遷為監察。視事明敏。威名漸著。遂奉特命。巡行鎮西。於是輕裝小隊。抱朱章而行。

首途東山。經浪速山陽。以至長崎。巡視蕃館。而後航肥筑。揚帆南走。自攝入京。轉窮泉紀志勢諸州。取歸路於東道而還。其間每逢山水清妙處。輒把筆圖寫其概。更命畫手一瀨生。一一了局。凡二百七十二幀。裝爲十有五軸云。此則一行作吏。且不失爲閒人者。不唯不被百花撩亂笑。山靈海若。亦將無慳其發幽洩秘焉。豈不天地一奇游乎。抑君以變通之學折衝之才。前後屢應接外蕃。議論風生。鑿鑿中窾。魯米英佛諸使節。皆逡巡受約束而退。則是行之所以觀風俗察人情。而待國家他日之用。其必有在。十五軸山水畫圖之外者。故余竊以謂。若果問君胸中之所蘊蓄。將曰游兩都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才之少。走九

州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嗚呼。微斯人。誰奉使於萬里外國者。

航海日程詩叙

維安政七年春王月。新見村垣二使節。與小栗監察。奉幕命。聘於米利堅華盛頓府。修和親也。而森田君桂園。實以計司從焉。秋九月。風帆無恙。畢使事而榮旋。乃出所得詩一卷。示余曰。是吾航海日程曆也。將刻以問世。子其爲吾叙之。余伏讀數四。驚歎無已。乃叙曰。有天地來。始有此役。有此役。而有此詩。是役。是詩。前既無古人。則刻以傳之後人。其豈得已乎哉。夫其爲役也。踔東海。航西洋。三經赤道。一周全毬。而爲程三萬有餘里矣。其

間自風濤之險惡。寒暑之酷烈。以至津港之繁盛。都邑之壯麗。與夫奇觀異物。可驚可喜之事。一一收拾。無物不入詩。殆使覽者不出戶庭。而飛耳長目於瀛海萬里之外矣。是寧可與尤侗輩風聽臚言以擬外國竹枝者同年而論耶。抑是役也。一行十人。非無觀採風謠之士。其能自以詩紀行者。唯桂園君一人。猶是毛遂穎脫於十九人中。而出焉者歟。嗚呼。是役是詩。前既無古人。則刻以傳之後人。其豈得已乎哉。文久紀元清和之月。

彼理日本紀行序

嗚呼甲寅之事。皇國開鎖之所由判。豈非天地一大變局耶。其誰使之然。雖曰天運所循環。抑亦以亞虜彼理投其機會而

已矣。夫投機行之。千載固鎖之國。且無不可開。而況於決死從事乎。是彼理紀行之所以爲後人之鑒。而譯焉以傳諸世。其豈得已乎哉。余於是乎有可告讀者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彼之言。不必皆藥石也。而我取爲錯。可以攻吾玉矣。傳又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彼之所言。固不爲無罪也。而我聞以爲戒。豈不足補吾短哉。能達此理。然後是書始可讀也。抑余又有欲言不能已者。夫國一開矣。而不可復鎖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乃因其一開。棄其舊。新是圖。則甲寅之事。我可以轉爲福矣。轉而爲福者。豈謂區々貿易之末哉。方將有易國體。改軍政。以大興富彊之業者矣。嗚呼。誰歟。興富彊之業者。余日跂而望。

之。文久二年壬戌夏四月。

新選廿四孝贊序

余歸仙臺之明年。有人來示養正日記故事。不知何人之作。其題曰宗文堂。疑元明間書賈所編著。其首卷記古今孝類。分爲九門。孝帝孝賢孝子孝婦苦孝仕孝順孝沒孝病孝是也。而每條係以詩一首。并畫其人物於上層。蓋以供兒童蒙養之具也。今詳其所載。如舜之居歷山。有象爲之耕。董永之賣身。天女爲織。縑之類。率出于因果報應之說。神異奇怪。不可以訓焉。若夫王祥之冰解魚自出。老萊子之七十作兒戲。雖朱子旣取而收諸小學書。揆之物理人情。均不足信者矣。特以其孝名之美。故

久行於盲俗。而人自不察耳。因按吾邦從來所傳廿四孝圖。蓋本此書。以定之目。非是書本有廿四孝之名也。而狩野氏所圖寫。率係臆造。殊無意致。就中如郭巨黃金一釜。繪作金造釜。樣則可笑之尤者。又其去仲由江革二條。代以趙氏田氏兄弟。不解爲何意。趙氏亦誤作張氏。總之出于當時五山縉徒之爲。未可知也。余有慨于此。府學教育之暇。就記傳雜史中。采其事最可信者。更別定爲新選廿四孝。而每條作贊。以表其孝。庶幾使子弟輩知所擇。而因以興于孝焉。要亦老境一婆心云。文久癸亥孟秋。六十三老人大槻某。識於采芹舍南軒。時剩暑漸退。新涼可人。

蟹江氏系譜序

蟹江時敏袖其所自纂家譜一卷來。請作之序。余一覽掩卷。題
蓼莪二句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時敏色然難余曰。僕纂輯之
勤。摸索祖先血胤於殘編斷簡中。殆有類乎鑿膚獲父齒之苦。
而此舉之於先生。亦嘗請將伯之助矣。先生乃取王偉元泣廢
之剩語以題之。非僕之所解也。余毅然正襟而應之曰。是有說
焉。子且敬而聽之。夫人子之於父母。昊天罔極之恩。寧又有親
疎輕重之差乎。然至一氣所分。則受諸父。而不受諸母。故母實
生之。而曰父生之。豈非本其氣言之乎。本其氣言之。以母生之
我。不得不係諸不生之父。而於母則特鞠之云爾。吾於是深有

知古來名家望族血屬相繼之重焉。切悲後世他族養子之說
行。而各家系統。拉雜無倫。平氏之胤。或承源家之後。藤家之嗣。
未必不橘氏之子。甚則贅未曾受氣母系者。恬然以爲奉祖先
之統。薄俗之弊。至乎此。可慨歎也。今乃取蟹江氏系譜觀之。則
始祖高望王一點氣脈心血。綿綿相承。歷世不絕。自其爲三浦
氏爲佐久間氏。以至爲蟹江氏。雖支屬漸分。未嘗一以他族間
之。是洵不失詩人所謂父兮生我之旨者。吁不亦偉哉。抑平氏
一家之多英豪俊傑。人人所傳誦。不必爲蟹江氏張皇之。其在
三浦氏。有若大介義明。垂白之老。扶義死節。在佐久間氏。有若
右衛門尉信盛。搶攘之際。佐霸顯功。乃今日在蟹江氏。有若長

兵衛時敏。苦心著家系譜。以發潛德之幽光。文武互出。先後輝映。不謂之名家望族而可乎。昔眉山蘇氏作族譜。自題其首曰。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余更下一轉語曰。觀此譜而不起忠孝之心者。非蟹江氏之子孫矣。嗚乎其爲子孫者。其可不思哉。其可不思哉。

保命緒言序

元治甲子

吾磐井一郡。古昔多出猛將武夫。赫赫乎前史。及至近世。或以儒。或以醫。各自奮發起家。致身士籍者。前後不下六七輩矣。蓋郡之爲境。山有栗駒。水有北神。加以五串溪山之勝。豈其秀靈清淑之氣。磅礴鬱積。而有以滋育人材耶。吾門鈴木生景雲。亦

係本郡之產。而二世疾醫。至景雲。讀書講文。益研究其術。遂來住府下。名達於官。客歲有命。戍於嵯峨連島之南灣。有紀行一卷。既歸。移居於芭蕉街西頭。治術益行。名聲藉藉起。頃著保命緒言如千卷。先刻其首卷。來請余題一言。余於醫學也。瞠若何敢容喙。然論其中風勞瘵二症。頗詳細而有實驗。附以主治投劑之方。其爲醫家必用之書。無惑也已。余特嘉景雲獨自拔乎習俗之中。而屹成一家。洵不負爲磐井郡之人也。於是乎叙。

佛山堂續鈔序

元治甲子八月

西過赤馬關。一衣帶水。隔海翠黛相對者。豐豐之州。前後皆有詩人。而聲名洋溢中國焉。其在後州者。爲廣瀨翁父子。前州則

村上大有是也。余之歸仙臺，始得佛山堂詩鈔讀之。私且評其詩曰：五古澹遠，太似淡窓；七古豪放，極類梅墩。至姿態橫生，字句變換之妙，則大有自成其爲，大有而律體雄偉，絕句清奇，亦皆不襲前人舊套者。宜矣。其後於遠思樓，而別自成佛山堂之名也。嗟我安得與斯人共會一堂之上，把臂論心，而海陸遙遙四千里，竟無因相見焉耳。今茲甲子之秋，忽得河野夢吉之書，附以佛山堂續鈔云。是吾友村上某之詩也。願先生評而序之。余驚喜取而閱之，前之似某似某云者，今則融會混合，化以爲己有。其格調之高逸，情韻之瀟灑，余之所欲言而不能者，大有皆能言之。朗誦之際，殆有麻胡搔癢之快焉。余於是乎喜得天

涯一知己。速評而還之，遂憑夢吉傳語而報之曰：噫，淡窓父子逝矣。大有且自愛，余之老朽，苟未委溝壑，吟筒往來，以通彼此情好，則海陸四千里，亦惟一衣帶水耳。尙何以不見其人爲憾哉。是爲佛山堂續鈔序。

國詩史畧叙 慶應丁卯

我瑞穗之國，縱橫六萬里，上下三千年，欲網羅其盛衰治亂之蹟，於區區小詩中，多遺漏踈脫，可知矣。雖然，自風氣之升降，世態之變遷，以至文運之興廢，與夫聖主賢相忠臣義士英雄豪傑之成敗得失，或述之叙事，或發諸議論，貫穿馳騁，細大靡遺，一一括之，二十八字，凡二百有餘首，庶幾足使小子後生，瞻於

國事者。吟詠諷誦。以爲他日讀全史之道。地與。蓋詩文之道。譬諸瑞穗之精。炊而爲飯。文之實也。釀而爲酒。詩之華也。然飯之用。止於可以飽耳。酒則可以醉。可以歌。可以歡笑而起舞。則文之實。有時乎不若詩之華也。是余作詩史畧之本志。讀者其亦諒其婆心可也。

英和字典叙

宇宙萬國言語。奚翅千百種。其無港不通。無國不行者。獨英語。英之強大。而通商之盛。可想耳。抑我邦之與英國。隔萬里對峙。東西洋幅員之大小。廣狹約畧相同。蓋彼以英蘇愛三島立國。我則以本四九三洲自雄。而琉球蝦夷兩翼焉。彼僻在五十

度以外。我則屹立四十度以內。寒暖之帶。既得其正。氣運之會。又方旺。而後乃今北海道將大闢矣。海陸軍將大備矣。遣歐使留學生。日夜駕火輪。破長風而西矣。則宇內言語。無港不通。無國不行者。何獨英語而止哉。余觀知新社徒英和字典。而慨然竊有期於將來焉。及其乞一言。遂書以爲叙。明治壬申五月。

養蠶新論序

壬申八月

昔人詠蠶婦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養蠶之苦辛。可想焉耳。然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養蠶之道。亦唯在得其養。以不消其物而已矣。郭橐駝。古之賤場師也。其論種樹之法曰。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

而不以太恩之愛害之。况養蠶之道。非復種樹之比。豈又可逆其天以害其性乎。是故養蠶者。必高其室。啓其四窓。納清風。障赤日。以使群蠶遍受灑然之快。則天全而性得矣。苟不然而深其室。塞其戶。溫而飽之。寒而餓之。則天滅而性消矣。尙何其成繭吐絲之功之望哉。上毛田島氏。以養蠶爲業。頃今主人與門下信夫生謀。著養蠶新論三十二篇。舉其父子兩世所親試實驗者。具陳之。蓋亦有得於順天致性之說者。其論皆着着有理。試之實際。亦果知其無弊也。嗚呼。田島氏之於業。可謂勤矣。抑余因之有感焉。昔楊廉夫論蠶之三德曰。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繭。智也。衣被天下生靈。仁也。彼蠶婦何人。苟養其

信智。以成衣被生靈之仁。何必垂淚於綺羅之人。以嘆其苦辛哉。是蓋養蠶勤惰之辨云。

啓蒙日本外史叙

憶昔西遊。訪山陽賴子於京師。時生客雜沓。山陽揮而去之。獨延余山紫水明處。對酌論文。酒間贈詩曰。雨窓揮客取微醺。囊有珠璣獨有君。讀到一篇催雨記。相留同醉細論文。他日復往。則談及外史事。余曰。先生記勝家威望。曰鬼柴田。使唐人讀之。或認做幽靈柴田。山陽微笑曰。然。作夜叉本自穩當。余又論一部體裁。曰。雜割據群雄於主宰天下者。曰某氏某氏。讀者恐致統派難辨之惑。如何。山陽大聲一喝曰。是腐儒之論耳。余瞠然

無言而罷。事在四十五六年前矣。今觀其刻本。如正記前記後記之目。皆後來所加。原稿從無此錄也。乃知余一時妄言。未必無暗助於山陽也。嗚呼。山陽逝矣。而其書之行於世。雷轟昭明。殆乎戶讀而家誦焉。余則以親聞餘論之人。猶存焉而得觀其盛者。抑何幸也。若夫世慕山陽而不及見者。得余文讀之。或足以想見山陽風采於今日也夫。

相模人大槻東陽。欽慕山陽之餘。取日本外史。句解字釋。以便童蒙。蓋欲其書之益行也。亦山陽一知己矣。余之於東陽。雖非胤族。且喜其同姓也。漫書以付之。甲戌一月一日。

續續皇朝史略序

甲戌四月

王代尙矣。自武人代宰天下。而源氏三世。北條九世。以至足利十三世。及織田豐臣二氏。凡六七百年間。雖時有小康。概皆禍亂相尋。干戈騷擾。民無所安息焉。獨德川氏。戡定大難。以開太平之運。傳世十五。歷年二百五十。海寓靜寧。上下晏然。中世以降。恐未有如此之盛且久者也。故德川氏而無一代之史。洵爲闕典矣。余嘗欲倣佐佐十竹足利將軍傳。作德川一代記。以引用乏書。且老懶日加。故不能果也。今觀此篇。始於後陽成天皇慶長六年。訖於光格天皇文化十三年。名雖曰續續史略。其實皆係德川氏事。是可以爲一代底本者矣。故余因書肆之請。爲加刪定。校而授之。抑余有所憾焉。顧德川氏既已解幕職。然文

武遺臣尚多。方今何等時。思報國恩。不獨唯文章之會乎。然則所謂麾下八萬士。豈無有一人立志於筆削。以報二百五十年撫育之恩者也哉。老朽妄願。日企而望之。

牛病新書序

甲戌十二月

牛曰一元大武。所以備宗廟之禮也。蓋牛之爲獸。魁形巨首。毛角踈厚。居然一大物而已矣。其引重致遠之力。耕雲鋤雨之功。皆不及馬之輕便而敏捷也。然而稱曰一元大武者。豈非以有其有殺身以成仁大功德也耶。何以言之。周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賓客供膳牛。饗食供羞牛。是皆所以殺身以祭神養人。非成仁而何。雖然。牛病則耳燥。夜鳴則瘡。

苟非有牛醫以治其疾。則其所以養人。乃所以害人。終亦歸於不仁而已矣。可不懼哉。嘗聞西洋諸國設家畜醫校。察其性情。保其康健。以使牛羊諸畜不至疾病夭折焉。而吾邦獨有馬醫。無牛醫。豈非缺典乎。靜岡醫師柏原學而有見乎此。刀圭之暇。就荷蘭紐滿氏家畜醫書中。譯其牛病一部。請其師櫻所石川先生而訂正之。將刻以問世。請序於余。取而閱之。其內外諸病之診候。與其治之之方法。一一辨論。犁然縷述。洵可謂深切著明矣。余則謂是不唯補醫家缺典。亦可以爲夫牧牛家富產之資本也。孔子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苟無牛醫。雖聖人。又何以得遂其壯長哉。并書以告之。

潘祖盛烈記序 丙子七月

嗚呼。若賀潘祖高德公者。其可謂君子人者歟。觀其起自尾之荒子二千貫。至據有賀能越百餘萬石之地。所爲率皆至誠奉公。輔霸主。鎮四海之事。而攻城畧地之功。蓋在不必論焉。抑豐太閔之薨。察海內將復亂。選明相賢輔。以置五大老。而其能保護六歲遺孤於人心疑懼之際。天下因以倚賴者。不在於他人。而在於公。雖以東照公之雄豪。且不能獨自任也。是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公而誰。余故曰。若高德公者。真乃可謂君子人者矣。西坂成一君。將刻其先人成庵翁潘祖盛烈記。來徵一言。余於翁也有舊義。非可辭。矧乎君之所以

爲先人謀者。乃翁之所以爲祖公謀者。一舉而忠孝之道盡矣。余安得不慙慙而成其美。於是乎敘。

浮海集序

嘉興人葉君松石。寄示此卷。乞余弁言。葉君今爲我語學校教師。學問該博。文詩俱妙。而文更妙於詩。請論文以酬其意可乎。抑文之道。潔而已矣。潔者何。意真。語簡。氣格清高。是也。嘗竊品前賢之文。孟子之文。潔而高矣。故異端邪說。不足以間之。韓子之文。潔而清矣。故正人君子。得以近之。讀二賢之文。譬猶如執熱者之濯清風。如觀出淤泥之蓮花。灑然快然。使人胸襟中不着一點塵氣。豈非文之至妙者耶。故學文至于潔。可謂天下能

事畢矣。余聞葉君之鄉。與朱竹垞先生同里。聞竹垞之文。亦以潔爲主者。其自言曰。僕文譬猶秋蟬。候蛩。遠去穢滓。以鳴於風露爾。所謂遠去穢滓。即潔之謂。而其友徐文駒論之詳矣。葉君其歸而求之。有餘師。

嘤鳴四集跋

以下三篇
係駢體文

惟夫雄都之盛。才子之多。逞藻心於日夜。播麗句于遠邇。撐腸之功。辨尺錦於咄嗟。衝口之奇。吐片玉乎咳唾。競桃李之爛漫。媿白駢紅。鬪金石之鏘鏗。引宮刻羽。千金敝帚。各家自享。一鬻美肉。全鼎可窺。維麻布之邱。楊園之主。月旦有評。風裁無匹。遠來之朋。殆乎過百。不速之客。奚唯有三。集取鶯鳴。求其友而自

輔。名非蟬噪。傳之人以並馳。今茲四編完刻。數語徵題。拈毫未下。掩卷且嘆。愧匪材之樗櫟。一事無成。甘不食之匏瓜。六句已老。避弁髦于首簡。陳芻狗於末班。文久改元。重光作噩之歲。蔚收行令。流火鳴鵙之辰。華甲翁題。

壽角田主石川公五秩序

維石川之源。出于新羅正派。角田之主。冠於仙臺一門。萬石受封。保其南境。一面當任。護是東藩。維翰維屏。實爲閥閱之裔。乃文乃武。不愧忠義之孫。春秋未衰。且卜營菟之地。五十將老。便開棲鳳之園。園名蓋
取于松原夫群木之爲魁。何喬松之多壽。三千經歲。兮。含鬱鬱晚青。十八爲公兮。表遙遙華胄。霜雪之操。永守君子

家風棟梁之材。堪承祖公堂構。夙慕鄭處士之隱棲。不願秦大夫之虛授。爾乃姑洗維月。獄降厥天。愛日之誠。拜椿萱於膝下。弄璋之慶。列蘭玉於階前。綺席嘉賓。無人非玉。霞觴清醕。有酒如泉。誰奏不老之曲。欲唱九如之篇。余也骯髒之性。曾經辱知。樸樸之才。何必藏拙。庇謾謾之清風。養礪礪之奇節。梁園授簡。吾豈敢當。楚宮奉觴。君所不屑。避萬壽之浮辭。獻一章之新闕。藻思雖窮。芹意無竭。

春夜賞海棠序

府學
課題

夫蜀都海棠之多態。何錦里先生之無情。避佳名於生母。讓麗句於後人。愛范純仁之艷媚。錦爛霞紅。憐王安石之嬌羞。煙愁

雨泣。寒食清明。過一百五日之天。春風駘蕩。占二十四番之半。足以擅美。何恨聘梅花而不迎。縱使無香。亦當造金屋以相貯。沈香亭北。太真之睡未醒。碧鷄坊中。放翁之顛安在。維暮之春兮。日之夕矣。開瓊筵於月下。挑銀燭于花間。群賢咸來。競英華於筆底。萬枝皆動。散艷雪於杯中。須盡醉耳。勝事難逢。盍爲歡乎。浮生無幾。惜寸陰於百代。買一刻于千金。佳作不成。何辭金谷之罰。飛觴無筭。不覺玉山之頹。乃歌曰。春燈細讀少陵集。初覺避名趨實情。好雨曉看紅濕處。妖嬈花重錦官城。又得
古今印例二編跋 嘉永庚戌

印有官私。私印豈有例乎。然文詩書畫。作者必自製。又自印之。

則大小短長方圓諸式。各各有其宜焉。苟失其宜。傷局面。損布置。不少矣。所以不可不考於古今印例也。曾君翔卿。好學嗜詩。兼善鐵筆。身仕侯國。官自有公印。其私印則自刻用之。又每應諸同人之請。刻數十百顆。然而不敢私自作例。考之前賢書畫。欵識。取之諸家印譜。立門分類。附以圖式。著古今印例二卷。今又作二編。以補其遺漏。然後書畫文藝之士。欲刻其印者。就而求焉。大小短長。姓名字號。取之左右。皆逢其原。其兼收博採之功。抑亦可謂勤矣。嗚乎。翔卿。平素自以篆刻爲小技。至以寸名其齋。而嘉惠之所及。豈特尋常尺寸之間而已哉。嘉永庚戌臘月。

書遊豆雜誌後

伊豆州。自古爲英雄用武之地。亡論源征夷之勃興。夫早雲氏。以驕旅流寓之人。一用其地。而雲蒸龍變。遂以并吞八州矣。今也。瑞卿。以眇然一書生。單身勇往。采入其阻。叱咤泉石。吞吐烟雲。著一部遊豆志。使其勝馳名於海內矣。嗚呼。同一豆州也。古用武之地。今則變爲文人用文之地。吾於是不能無今古盛衰之感也。

又云。平泉堂兄逝矣。吾家梁木一壞。而崇輩樸樾之材。無復可支。何料瑞卿弟。文藻自奮。早已建幟於藝林矣。顛木由蘖。槻家之福。蓋未艾也。然是一家之私評。不暇顧外間。擲掄耳。

經岐集跋

岐岨之山。棧道崎嶇。號稱天下第一險。而泉石之奇。煙嵐之變。亦莫不以岐岨爲絕勝焉。津山侯確堂公之西歸封邑也。嘗一經岐岨。時公少壯氣銳。藻思全涌。一程一詩。務欲出奇以圖其勝。故句句精神。字字活動。披覽之際。宛如覩其千峯爭秀。而萬壑競流之狀。真是一幅有聲畫卷也。抑余之西游。亦係壯年之時。貴賤公私。雖曰與侯異趣。至其寄情山水。寓意吟詠。則未嘗不同也。但來往皆由海道。每以不經岐岨險爲恨焉。今老矣。尙能爲公點定此卷。因以獲見平生未見之山。亦公之賜也。遂跋。

久米兄弟復讐錄跋

昔曾我兄弟。艱苦悲痛。十又八年。而得復父讐矣。今溝口藩久米兄弟。妙年辭國。多方物色。閱三十年。星霜而後始得復。八十二齡之讐於其父。見害四十年之後。洵爲古今未曾聞僅事矣。最所幸者。往日賜暇給資之健齋老公。今已垂耳順。而其母七十二。姊五十三。皆儼然在世。親見其成事。而彼讐默照者。亦能保耄後殘喘於冥冥之中。而使久米兄弟。青天白日。得遂其宿志矣。好還之天。抑何其巧也。雖然。曾我兄弟。晦迹花柳。隱忍復讐。而青史赫赫傳之於千秋之後矣。久米兄弟。則寢苫枕塊之勤。十倍曾我。而僅止於區區小記。雖曰事之顯微異等。比類論之。豈可不爲久米氏重惜哉。余也。既受老公遺囑。欲修一部實

錄以張大其事。未能也。姑書數語於卷末。而有待他日如此。

書林子平獄中俗牘後

吾藩小川國手家。藏林子平贈其從祖只七俗牘一通。觀其下筆。落落有風致。而其事則在死生之際矣。蓋子平之刻海國兵談。言涉忌諱。官召而詰問之。遂焚滅其鏤板。其禁錮命下。實在寬政四年五月十六日矣。此牘乃作於其閏二月十五日者。而詞氣慷慨。從容閑暇。絕不見摧挫衰颯之意。亦可以概其平生所養矣。余嘗歛子平之爲人。及觀此牘。追慕之情。益不能已。因請國手。得其中一片斷。欣喜之餘。遂臨寫其前後之文。以爲完璧。裝潢而傳於家云。嘉永甲寅閏月。

合衆國小誌例言

安政甲寅七月

此編題曰歐羅巴人原撰者。倣魏源海國圖志之例也。其實和蘭人葛拉墨兒氏所著。而千八百五十年之刊行也。千八百五十年。即我嘉永三年。而距今茲甲寅僅四年矣。地誌之舶載于我者。莫新於此書。

和蘭通詞森山子錦。謬以余爲通洋書者。假原本縱讀。余之於洋文。苟能屬讀耳。安解其意義。乃囑亡友小關篤齋姪高彥。譯北亞墨利加合衆國一部。譯成見示。因爲訂正其文字。加以一二圖說。而刻之家塾。使世之觀源書者。并讀以有所考焉。

原本二冊。記全世界各國風土政教。頗詳且備矣。是編特節譯

此一部。故權名曰合衆國小誌。若夫全書譯定。則非余之所敢任。竊有所期於專門家云。

書新造軍艦圖後

藩祖黃門公之深算遠慮。其可測耶。當天下始定。四夷未通之時。早已設邏所於海岸各處。以備遠望。待不虞焉。其置慮海外。如此之遠。殆似知有今日外交之事者也。及至今公深察時勢之變遷。益戒海防。嚴兵備。遂舉三浦乾也於市井之中。給以俸米。特命新造軍艦十五艘。於是乾也指揮衆工。晨夜並作。戊午之秋。一艦先成。名曰開成丸。今茲己未二月。遠自松島來碇泊品海。余以三月十七日。從諸大夫往而觀之。其結構宏壯。一依

洋製。帆檣森立。章旗耀日。儼然一大海城也。而風帆一揚。可以破萬里之浪矣。可以橫行五大洲中矣。嗚乎。祖孫一心。置慮海外。如此之遠。則其所以開富強之業。而大國家之光者。亦當刮目而待耳。昔祖公將征南蠻。賦詩述志云。圖南鵬翼何時奮。久待扶搖萬里風。使祖公在今日。則安知此艦不爲圖南之翼耶。謹跋。

題金蘭遺臭

己未六月。余曝書之餘。偶傾敝篋。得新故諸友俗牘數十百通。短簡長牘。隨手展讀之。追想往事。歷歷在目。乃臆索年次。糊合爲卷。則余半生之履歷事業。畧約可了。殆亦槻家一小傳矣。但

五十年之久。前後散逸者過半。其名家諸牘。被人持去亦不少。是可憾也。抑余也。以醫家子弟。區區自奮。童習白紛。以至今日。學問詞藝。粗得猶人者。實賴卷中諸公誘掖薰陶之力。其亦可忘耶。於是裝爲上下二軸。題曰金蘭遺臭。亦所以貽吾子孫也。安政己未秋八月。

題萬寶新書

萬寶新書二編成矣。乞余題一言。余瀏覽終卷而嘆曰。菩薩樓主人。何仙術之多耶。蓋蝙蝠晚飛。蟻螻夜春。可視以驗晴徵焉。驢首仰嘶。雄雞失晨。可聽以下雨兆焉。若夫蒼蠅之沈盤盂。黠鼠之損琴書。蛇蝎毒蟲之害人物。皆可以追逐驅除。而滅其蹤

跡矣。其爲術不亦奇乎。更其奇者。木可以髹爲石。鐵可以鍍爲金。象牙則可以磨爲銀。凡如此之類。變化自在。神奇百出。無不唾手皆成也。余嘗題黃初平叱石圖曰。仙家應有濟人心。何事神通枉自深。我願將君變羊手。丹砂滿地化黃金。及讀此書。又爽然自失矣。

清風雅譜引

涼月在天。清飈襲衣之時。不可無此曲。牡丹凝露。春風拂檻之時。亦不可無此曲。若夫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當此之時。雖如可無此曲。然有人奏九連環於隣樓。隔簾送清音。則夢寐之間。未必不添一段情致也。抑世之讀此譜者。于絲于竹。苟知依樣畫

胡盧則才人韻士佳嬪妖童皆無不可學而聲音之妙受用不盡矣阮咸若在將悔其作俑邪抑將喜乎絕響有續也

題江都四時圖爲新見君

春月在天夜色朧明而萬點梅花依約於澹烟漠漠中雲耶雪耶殆不可辨是兼所謂別春與奇夜有之者園主人之高致可想矣但恐大耳兒乘夜來敲月下之門耳何也老梅龍臥其中呼不起

隔江一帶夏木新綠如滴秧田千頃遠近紫黃舉目則杜鵑破雲千聲彷彿遙指筑波峰去俯仰上下無物不冲澹也因想今春與諸友同渡此津則無人不道看花回其紛喧雜沓何如也

乃知王半山綠陰幽草勝花時之句果不我欺也
東台殘楓乾紅爛紫粧點青松綠檜之際而小西湖上枯荷滿地碧破圓傾秋水荒涼游人到此不能無商量於二者之間乃曰與其遠上寒山停車坐愛不若臥湖亭而細聽雨聲也移杖向石橋上去

滿江風雪咫尺空濛捨舟而步則四顧一白十里無人神祠壇墀埋沒瓊林瑤樹中恍若入仙境須臾尖風衝面暮寒凜然返而登舟一醉便睡夢白髭神人來讓曰汝過我門不入何耶則笑答曰無他興盡而歸耳

靈瑞上人書畫帖跋

酒食宴游之樂濃矣。而書畫文墨之娛則淡焉。淡中至味。不可與肉食者語。請與靈瑞上人細談之。夫展觀書畫。於何處乎。綠樹青苔。一塵不到。巖桂池蓮。爽氣滿襟。是其處也。於何時乎。鳥啼花落。日長如年。月白風清。燈火可親。是其時也。此時此處。會二三韻流。浮生半日。品畫評書。碗茶爐香。以助其清致。則澹然泊然。無復所嗜於世。而夫一味之禪。三昧之旨。亦將於是乎得之。不知上人聽之。果能點頭乎否。

題高秋帆畫富岳圖

順境之觀岳。與逆境之觀岳。明暗快悶。固不相同。而岳之爲岳。則依然也。是故秋帆先生所畫。昔日偃風憊雨之富岳。而今日

觀之。乃爲青天白日之富岳矣。嗚乎。誰知先生心事者。鐵心子句云。人歷多艱節。乃高。然則先生今日之節。謂之與彼富岳爭高。可矣。

題爛柯圖

逢着仙人莫看棋矣。吾輩唯當尙友古人。以看一部念一史耳。夫天地一大棋局也。古往今來。甲起乙仆。忽治忽亂。或如鷺盟之相結。涅而不緇。或如鴉軍之相爭。皜皜乎不可尙。翻覆變滅於上下三千年之間。不知其周幾甲子矣。而我執柯伐柯。睨而視之。其柯未爛也。比之仙人看棋。其樂之長短大小。何如也。仙人之柯一爛。而吾骨未朽。則又將與夫仙人。心融形釋。冥然相

忘於無何有之鄉矣。尚何石室山中之仙。是羨哉。

古經文視引并跋

余著此書。本意不在以古經說文法。而在以文法讀古經焉。夫以文法讀古經。不必求義理。而義理從文字中躍躍然出焉。是我一家治經法。所得非小矣。故余之於論孟。有經視難解。文視易了之說。前輩二洲尾藤先生曰。初學欲爲文章。且捨義理。須細觀其字法句法。字句既明。其於義理。思過半矣。先獲我心。

磐溪迂叟。淺中弱植。既無戎軒投筆之勇。又乏馬上草檄之才。獨晦翁鏖戰讀書之志未衰耳。乃欲託一二平生所得於管城子。以息鯨補劓焉。要亦老朽拙工夫也。若其免程子醉

生夢死之譏。則吾豈敢望哉。慶應戊辰秋七月。識於戎馬恹惚。羽書旁午之際。

奇文欣賞跋

皇國洋學一派。發源於白石先生。濫觴於昆陽先生。而瀾漫淳蓄於蘭化前野先生焉。然未有成書流傳于世也。自先人學杉田先生。始著蘭學階梯一書。然後蟹行之文。缺舌之言。學者稍得誦而解之。不翅治長通鳥語。葛盧辨牛鳴也。爾來百有餘年。日就月將。以迄今日。昭明轟震。橫行天下。而獨不知其鑿混。沌通七竅良工苦心可乎。故余之編是書。畧叙其傳統以終焉。抑洋學之有大功於皇國。則且不問其自鳴鐘。千里鏡。觀諸

天文曆筭醫術藥製及水陸戰法之簡捷精明而虛實判然矣夫攘夷馭戎之徒其何以能得弄三尺之喙哉

近四家詩選附言

二賴連璧取之春草詩鈔山陽遺稿營梁詩雋取之村舍詩後編星巖甲乙丙丁集而每家各七十五首合三百篇不敢謂已盡四家而四家之膏腴略盡於此若夫茶山初編山陽初鈔行世最久其詩往往膾炙人口故此編讓而不取學者欲嘗二家全鼎并咀嚼之可也

賴家一門叔姪詩力縱橫相持不下亦曠世偉觀也但大賴純乎道學小賴邃於史學並非偏於詩者其專以此成家者前有

茶山後則星巖而天性詩才加以功力精詣後來雖有作者恐不能出其範圍今乃合而刻之更題曰近四家詩選明治庚午四月

絕句通韻格引

庚午之秋余幽囚未解端居無聊偶閱聯珠續詩格至其通韻意動遂掀翻座右所架唐宋以下諸家集費十日之勞拾得二百五十餘首隨手批之評之丹黃朱綠爛然滿紙顧七十老秃作此兒戲使先大人在未必不奉老萊斑衣之歡乃分聯珠五格錄爲二卷焚香祭之噫自先人見背屈指今已四十四年矣追遠不及爲之泣然者久之明治三年重陽後三日

愛古堂印譜小引

余嘗獲一古印於琦玉縣人小林某。乃明人唐六如所鑄。一笑人間今古六字。欸曰。弘治三年春王人日。篆于姓園。唐寅白字高古典雅可欽。今茲乙亥夏月。遊西京。偶購一印於四條街萊山堂。則嘉靖丁酉仲秋。文三橋所刻。文亦玩春翹而有思六字。朱文精妙。饒有慧心。余喜其奇遇。相配用之。殊覺韻致。欣賞之餘。作愛古堂印譜。置二印於首。以林谷乾堂以下尾之。雖非全璧。聊以自娛。時乙亥秋九月。

愛敬餘唱跋

袁子才不喜疊韻和韻。以爲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何得以一二

韻約束爲之。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詩自有從約束中得奇句妙語者。猶之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喻。何以湊拍爲。子才曰。忘韻。詩之適也。余曰。不忘韻。亦詩之適也。這裡消息。子才能領乎否。乙亥暢月。七十五翁大槻磐溪。識於愛古堂南窓之下。時茶梅花落。霜禽爭紅。

書新元會圖後

右新元會圖。寬政六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先人磐水府君芝蘭堂上所設也。座中衆賓。今雖不詳其爲誰誰。字晉則玄。隨宇田川君也。杉田勤則玄白。先生子伯元君也。二君所題。一則飛耳謝偏聽。衆善公擇五大洲。長目絕瞽爭。全象並觀四元行。一則。

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比隣。僅僅數十字。既足以想見當時開明氣象。抑此會也。實在西洋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正月上日。距今八十三年。先人之見。早已若洞察今日世界。真可欽仰也。并書以寄今古之感。紀元二千五百三十六年九月。

書棧雲峽雨詩草後

三復尊集。長篇雄偉而無鬆筆。短句警拔而有餘味。讀之快心洞目。恨篇之易卒也。蓋亡論其得江山之助。江山亦借大筆而生光輝者。是豈尋常詩人所能辨哉。清國諸名家。亦當避席而讓一座焉。何其快也。若夫蜀道紀行之詳細。考據之精確。比之范陸二公記。筆力精采。有過無不及。余將作一序詳論之。再游

期近。不能卒業。爲之赧然。丙子寒露節後二日。

書梅關十二景畫冊後

王石谷。清人也。文徵仲。明人也。倪黃二家。元人也。以至唐宋諸人。不復問其新古。直取諸胸臆。意到筆隨。而春秋十二景具矣。雖曰倣十二家筆意。仍是自家本色。可謂大家無所不有矣。余之獲此畫。拱璧不啻。速命工裝潢。以爲傳家之寶焉。梅翁有知。亦應掀髯一咲。而稱知己耳。

書菱湖翁墨蹟後

月疇生。以書版爲業。每寫一紙。挾之此卷。與著稿相交換。余偶見之。兒修之室。駭曰。是亡友菱湖翁遺墨也。豈無他物可換者。

乃以一圓金酬之。生喜曰：多謝多謝，可以休數日筆耕矣。一舉兩得，彼此莞然。書以爲他日話柄。

題介石畫帖

南紀九里峽之勝，余久耳之而未之目也。今乃於介石翁畫圖上獲覩之，而其奇更奇於真矣。蓋其勝兩山夾水，舟行其中，則峰轉灣迴，有石峙焉，有泉懸焉。左眄右顧，應接不遑。其出沒變換之妙，不啻武夷九曲也。介石翁乃以紀人畫紀山，咄咄逼真，可知耳。爲春堂主人，以骨董爲業，且愛而不忍賣之，宜矣。展觀數回，書而還之。

書光明皇后書後

藤原皇后之書，華頂徹公云：筆力秀潤，清人金嘉穗云：精妙絕倫。盡矣。余則謂：跋尾之文，蒼勁簡古，雖不免駢體，而孝思之厚，藹然溢紙表。最所可喜者，在寮采共盡忠節一句。夫爲天下之母者，苟以此心爲心，則閨帷內助之功，何如哉。然是余之妄想耳。光明美人，恐未必然。書以寄千古一慨。

書弘法大師書後

按董玄宰戲鴻堂法書，收草書經文一幀。實我高野大師之筆。玄宰不知，漫然定爲唐人書。豈以其草體如驚蛇，筆筆飛動，有不可端倪者歟。今試以此卷對照彼此，無些異同。金嘉穗一見，以爲有右軍風格者，匪虛鑒也。

題名家十優圖 甲戌十二月

舞鶴之老練。薪水之圓熟。與三升之踈快。是爲勾欄三傑。而芝翫以爛漫勝。梅幸以模擬勝。如兩中村。均之西優也。宗之有風趣。不若雀之多姿態。而團之偏於孤峭。訥之流於煩縟。亦不失爲名家之子矣。若夫女優。自澤村之一失脚。三劇中無復有追步者。獨岩井之姣美。使人艷羨。近日技亦進幾層。勉勵之功。蓋不可掩耳。

寓言一則 乙亥十二月

清乾隆主。嘗自製一聯曰。日月燈。江海油。風雷鼓板。天地間一大戲場。堯舜且湯武末。莽操丑淨。古今來許多脚色。達人大觀。

襟懷灑落。今尙可想矣。余矮人之見。竊準擬今日政體曰。主上即天智帝。皇太子是。後三條。而以大織冠鎌子爲太政大臣。以源家康菅原道真爲左右大臣。則國其欲不治明得乎。但參議未得其人。旣而忽有得焉。曰北條泰時。細川賴之。小早川隆景。新井君美。松平定信。夫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假使得乾隆主其人而聽此論。果以爲且末丑淨皆得其人乎。噫。子貢方人。夫子乃有賢乎哉之歎。宰我以夫子爲賢乎。堯舜又安知死堯舜之不賢於生夫子乎。要之皆妄想之言耳。後之開一大戲場者。其或有所考矣夫。

